

說郛

續十三

僧12  
6  
129





特  
412  
6  
129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三

皇明盛事

王世貞

雙槐雜抄

黃瑜

後渠雜識

崔銑

古穰雜錄

李賢

震澤紀聞

王鏊

菽園雜記

陸容

莘野纂聞

伍餘福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三



駒陰冗記 闌莊

客座新聞 沈周

枝山前聞 祝允明

尊俎餘功

漱石閒談 王元楨

平江記事 高德基

皇明盛事引

王世貞曰不佞少登朝則好聞公卿將相之業而會我

國家代承平文武隔判若涇渭又士非明經進士不得都高位乃至薦紳恡三公止伯爵

郊廟不推恩蔭叙不庸顯而戚貴世臣名為三公而實不與以故視前代少遜焉即宰相世系不能表矣余故竊記其一二盛者書之以附於唐卓異記之末云



皇明盛事

太倉王世貞

慶成王百子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一門高第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諭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叅以





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瑄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舉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曦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

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陞劉文簡春叅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陞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謚文楊光祿惟聰巳卯解元辛卯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尤爲盛事吾州王太史錫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

公侯父在受封

洪武中李文忠以浙江行省平章封曹國公而父貞以恩親封侯如子胡顯以都督僉事封梁國公而父



泉以致仕都督封亦如子永樂初鄭亨以都督僉事封武安侯父用以致仕千戶封亦如子

嘉靖初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封新建伯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華尚在亦封如子

孤卿封父

內閣則黃公淮李公賢楊公廷和父封少保劉公翊嚴公訥父封太子太保李公春芳父封少傅進少師張公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封尚書則彭公時劉公吉內淮翊及嚴公李公皆得歸養

彭公父毓義後公七年始卒

出將入相

國初徐太傅達出爲征虜大將軍入爲中書右丞相正德中楊文襄一清以三邊總督入爲吏部尚書內閣太學士致仕後落致仕復爲三邊總督入爲內閣太學士

歷任三公

太師太傅有超授者惟郭翊公勛朱成公希忠自太保太傅以至太師叙遷爲盛



父子封王

隴西恭獻王李貞子岐陽武靖王文忠黔寧昭靖王  
沐英子定遠忠敬王晟東平武烈王朱能子平陰武

愍王勇 凡三家

三代封王

河間忠武王張玉子定興忠烈王輔孫寧陽恭靖王  
懋凡三代王東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陰武愍王勇又  
再世而定襄恭靖王希忠繼之亦可稱三代也

一門兩公

中山王首佐 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  
第一封魏國公世世承襲嗣公輝祖旣殉節以終次  
子增壽復以龍潛翊戴贈爵上公封國於定一門兩  
公往往對握二都兵政諸勲貴無敢埒者又三女一  
為 文皇后一為 代簡王妃一為 安惠王妃

父子三公

太師英公張輔子懋復為太師俱加階特進俱勲左  
柱國俱再知 經筵事俱再監修 國史足稱東第  
之冠其次則朱保公永為太師子暉為太保孫會昌



侯繼宗爲太傅子銘爲太保

三代尚書

尚書宰執大臣漢則楊震四公唐則張嘉貞三相耳  
國朝尤不易得唯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瀚子南京  
禮部尚書庭機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燦

三代進士相見

國朝以進士爲榮海內世家三代中進士者固多只  
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  
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爲戶

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浙  
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  
萬曆癸未進士爲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爲  
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乃稀有之事而林氏  
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  
告歸侍養尤難得

兄弟尚主

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  
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婦翁與婿同時大位

國朝婦翁與婿同時大位者洪武初宋國公馮勝以大將軍北討婿鄭國公常茂叅其軍事學士劉三吾預機密婿趙勉爲戶部尚書正德中周文端經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婿曹元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入閣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婿費宏爲大學士陳金爲少保左都御史婿蔣冕爲大學士嘉靖中吳太保鵬爲吏部尚書婿董份爲學士亦遷禮部尚書

師弟同居內閣

正德中楊少師廷和爲宮保靳貴座主靳公又嘗受業楊少師一清先後同居內閣袁少傳煒爲少師徐階督學所取士少保張居正爲徐階教習庶吉士俱同居內閣又弘治乙丑少傳謝遷廷試讀卷已丑與門生翟鑾同居內閣正德庚辰少保石瑄以禮侍主考及丁亥罷相門生張孚敬實代之嘉靖戊戌分宜以禮書知貢舉辛酉與門生袁煒同居內閣

林下九相

萬曆元年少傅李本復性呂太子太保嚴訥少師徐



皇明盛事  
階李春芳前少師高拱少傅郭朴陳以勤少保殷士  
儋太子太保趙貞吉凡九人皆一品腰玉逍遙林下  
不惟我朝所無而亦前代所未見者

### 浙江三大功臣

洪武三年庚戌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誠意伯  
天順十四年己巳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  
正德十六年辛巳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  
封新建伯文臣中最爲灼然者皆浙產也劉贈太師  
于贈太傅王贈侯皆在易世論定之後

### 內閣江西

永樂初元選翰林臣入內閣而江西居其五曰吉水  
解縉胡文穆廣廬陵楊文貞士奇南昌胡儼新淦金  
文靖幼孜縉廣士奇又皆吉安府人正統末文貞以  
少師首揆而泰和王文端直長吏部景泰中文端以  
少傅長吏部而廬陵陳公循以少保首揆亦皆吉安  
人也

### 一郡文武之盛

國初浦江宋承旨濂義烏王侍制禕胡教授翰蘇編



修衡以文章名天下而皆為金華人青田劉中丞基  
龍泉章中丞濫胡郡伯深麗水葉郡侯琛亦文章士  
而劉以武功顯皆為處州人既盛且奇

蘇州盛事

會元七人常熟施顯太倉吳鈇

卽陸鈇也

長洲吳寬吳縣

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

狀元六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朱希周顧  
鼎臣吳縣申時行又崑山沈祭酒坤係原籍亦當為

七人

壬戌壬申二  
元尤為奇絕

內閣七人吳縣張學士益徐華蓋有貞王武英鏊崑  
山顧武英鼎臣常熟嚴武英訥吳縣申中極時行太  
倉王武英錫爵  
伯爵一人徐有貞

嚴州盛事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為  
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為乙丑省殿元姚公  
以辛酉解元為壬戌省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



入內閣姚自給事中超拜侍郎可謂一時之盛矣

一郡兩元

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

一郡三及第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

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而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

一郡三傳臚

正統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



國初三遺老

元楊維禎為浙江儒學提舉 國初召修史年七十  
六而卒沈夢麟為武康尹入 國朝五司閩浙文衡  
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 國  
朝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  
仕其耆德為 昭代之盛

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濙為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  
凡十為會試知貢舉官古今罕有

享國長久

親主享國長久者 代簡王桂六十九年 慶靖王  
櫛 寧獻王權俱六十八年 德莊王見潏六十二  
年 瀋莊王幼學五十九年 周定王橚五十七年  
襄憲王瞻塏五十五年 衡恭王祐揮五十一年

大臣眉壽

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  
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俱九  
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



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喻尚書茂堅萬曆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尚書鈍以九十卒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貴顯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澗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端肅文升林司徒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崔司空文奎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儼劉宮保障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文壯欽順顧官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雋泌陽芳李恭襄鏊劉司寇纓聞莊靖淵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衷何司馬鑑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孫司徒交楊司徒潭俱八十



高年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大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錫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群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蓋人瑞狀坊真盛事也

累朝舊德

黃文簡以永樂甲申主會試以宣德癸丑少保致仕相去三十年謝文正以弘治乙卯入相至嘉靖戊子復召相去亦三十年可謂舊德

兩丙辰狀元

吾吳朱恭靖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雖壽止八十四然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沒亦吾吳盛事也

三戊狀元名姓



皇明盛事  
無錫孫狀元繼臯以萬曆甲戌及第而景泰正德兩甲戌狀元乃孫賢唐臯也以孫而繼臯若兼兩甲戌狀元而興者豈命名之始卽有數耶亦稱奇

早達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

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官傅燦王守郡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叅政慎中汝楠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



春陳中丞耀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  
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  
寶張學士益王中極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  
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  
少保逢時俱登第

二十八歲沐定遠晟封黔國公

晚達

劉文介儼以四十九曾學士榮以五十四唐修撰臯

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會元及第  
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  
年亦奇遇也

少年狀元

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朱希周楊慎  
俱二十四孫繼臯二十五胡廣彭教張昇龔用卿羅  
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于顯康海申  
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



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玘  
唐順之俱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  
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十六陳璉劉定之梁儲  
儲確邵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儵  
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二十歲以下

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  
歲

文貞奇遇

楊文貞公士奇不由科目以布衣薦輔導東宮居  
內閣首揆典制草詔定大禮授冊三總裁國史主  
會試及京試各再備極儒林之榮可謂遇矣

三元

國朝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  
試第一人士林豔羨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  
進士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  
而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尤爲奇也



雙槐歲抄

香山黃瑜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遠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



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  
幃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  
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爚若  
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  
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  
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  
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左  
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  
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  
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上坐必任左可  
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爲尊就坐以  
左爲尊甚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於



胡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  
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  
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  
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  
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  
坐以重罪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冀得祿  
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樂丁

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母撫教  
願出仕報効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  
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  
乙巳十二月以呂熊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  
震之子也震恃靖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  
乞熊官至于流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  
鄙 宣廟之寬仁如此

朶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爲



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計而朶顏最强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卽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

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一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于屈烈河宣德三年 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筭正統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 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出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



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  
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之地西自密雲  
之墓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任牧正統末附于瓦  
剌為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其俗喜偷善掠常入  
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邊人啗以酒若貨執而  
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剽剝數十年不敢入  
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  
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為彼所得  
遂爾隔涉可無慮哉

四代通體

永新劉文安公

定之

與李學士克述

紹

同陞庶子劉

學士宣化

儼

戲謂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蓋公本庶

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

髦

將納其母側

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

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

其後將立祠堂故為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

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皆同今

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



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龜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鑿哉

###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旣而三人皆去惟賢

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 椽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極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爲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



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  
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  
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卽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  
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  
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  
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

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  
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  
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  
退翰林中有一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  
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卽傳 旨諭羣臣曰卿等昨者  
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卽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于都司  
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爲不侵不叛之  
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幹木河與七姓  
野人有讐投奔朝鮮復爲所戕乃復歸附 朝廷處  
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迤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  
背義搶掠人畜數萬 天威震怒將元惡董山等二

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大軍抵巢征  
勦未有成功已亥九月賊首刺達等猶爲邊患巡撫  
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鱸口等處攻之斬  
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于遼陽迤東五  
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  
之已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寇 命撫寧侯朱永  
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  
餘所焚廬舍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  
封保國公然其後讐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



矣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為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 太后遣人畀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詫以為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錄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已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錄不可見辛未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持心操戊節丁春秋大一統建文庚辰永樂則治國平天下甲禮樂申明備丙洪範九疇巳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壬大人與辰天地合德乙正誼明道戊經綸大經辛天人一理甲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聖人法天立道庚聖人以仁戌育萬民癸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丙誠者聖人之本辰



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下之大本乙丑舜為法  
於天下戊辰景泰則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大舜善與人  
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  
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  
子立萬世常行之道乙丑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  
擬表洪武永樂中祥瑞稱賀為多如野蚕成繭五色  
卿雲之類近始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  
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  
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  
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  
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  
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  
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  
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  
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



雙柳歲時  
十一  
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旣明暢詞益奇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宜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繁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瑤監內祭出納見絰絲綾羅紗褐繒布之衣帨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不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藏吏檢會



雙柳歲抄  
十一  
駟儉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若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爲五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爲例裕以附

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衆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

長幼禮嚴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



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肅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毳毳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峻叅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卽數其罪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人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

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足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後渠雜識

相臺崔銑

楊繼宗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憲皇



後漢雜記  
天順未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 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  
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  
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王忠肅

王忠肅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

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  
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  
有所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英皇

英宗於便殿屏左右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  
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  
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  
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  
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

李巡撫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  
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  
諾卽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卽索金錢內  
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  
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  
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盡束手歛跡但得  
改過卽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

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貴歛  
跡

楊知府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  
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  
之迺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 朝廷卽失主  
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退

梁儉菴

梁儉菴爲戶部侍郎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



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上手敕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卽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畱公議居多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擬罪各當奏上上覽之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才者十二員朕無憂矣嘗詔還梁儉菴司徒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畱之宜也

### 韓忠定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闔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 耿九疇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爲所排黜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爲人



後漢書  
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  
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 召至  
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  
閒可也

### 曹文忠

曹文忠彞爲人䟽通俊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  
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  
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  
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

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彞明敏之才頗相類  
焉

### 顧御史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 朝  
廷以顧公爲都御史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天下想望其風采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司周  
景貪淫無度公齒欲除之累置之法 上累釋之不  
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臨繼其位者莫能  
及也



古穰雜錄

南陽李賢

奏對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  
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  
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亦難得  
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  
納之

守正



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 視學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候一更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携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 儀望

陳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待罪不輕容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理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

### 機變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累立邊功善騎射發則賊應絃而墜百無一失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虜人憚之呼爲楊王初爲指揮杜蘅所誣魏尚書論救貶蘅繼爲部卒李友全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已已之變人心驚疑公與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焉

典文

楊文定溥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看德

南京吏部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伯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 敕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



古稗雜錄 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敕未臨浙而公薨

理學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又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天資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



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  
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  
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  
以謝天譴璫獨不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  
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  
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聞喪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  
戚之情甚畧

### 好人好官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  
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  
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  
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  
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  
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  
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  
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



古積錄 五  
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  
庶乎其可也

才位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爲美  
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  
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  
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  
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  
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吏部

吏部侍郎員缺 上召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  
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  
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  
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  
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命下士類皆悅



震澤紀聞

吳門王鏊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上責之曰勿謂吾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爲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上衣遂醢之夷其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



遶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爲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繫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從之既卽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卽位赦出之

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日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



保兒槍幾及上馬忽蹶乃免文皇既正位問小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上至北平見保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縊

###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爲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

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謂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爲矣十年果卒

###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天子亦以先



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  
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

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 上甚悅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旣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



修寰宇通志珪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啗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毅舉其壻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日暴死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訶之時倫侍從甚多訶者雜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勅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由此起至今爲梗云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



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  
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  
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  
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  
訟紛紜

###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  
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  
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

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  
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論  
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者述雖老手不  
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  
不能無少望 孝宗卽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尚書時  
李廣有寵於 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  
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  
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  
濬嫉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李東陽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陳語好訛每一語訛則藉記之積以成秩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敦朴者則曰淵源錄中人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曰又增一條矣閩人呼咨爲猪翁世資爲尚書屬官稟工部送一咨來世資以爲猪也曰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瞬咨爲厚禮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振振馬

公吁嗟驢兮通政使仲蘭善游說稱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日以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菽園雜記

崑山陸容

德量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旣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公好食爛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食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



人服其量

仁厚

魏文靖公爲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裏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良師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阜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人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容恕

陳恭僖鑑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



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 朝廷以二人皆  
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後遇公卽忘  
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  
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

### 馭夷

大同猫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夔爲禮部奏  
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虜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  
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

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  
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 極孝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  
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  
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  
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効也

### 正色

成化中劉忠宣與同寮會飲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



正色曰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畧却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旣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敬仰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訟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卽日鞫成

讞之先生遂得免

謹對

夏忠靖公永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蚤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報履而行給事給事葉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考選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



者克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繫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事耳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解文數篇每五六人中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直言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豪邁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仁宗居東宮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廟怒謂其離間骨肉縉由此得罪暨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



言

卓影辟邪

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木波城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嶽鎮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旣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異刀

莊浪叅將趙妥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



蘇園雜記 六  
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妥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  
有年則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  
是掩其功不得陞

俗諺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諺佳諺翻  
以箸爲快兒嚙布爲抹布諺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  
豎笠諺狼籍以榔槌爲興哥諺惱躁以謝竈爲謝歡  
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山歌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  
云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  
龍髻小個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  
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  
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  
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  
此山歌第一曲也

青衫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襪衫者聞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襪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無鬚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其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冬春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爲糲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祀師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



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 公生門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諱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

### 僭稱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今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

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  
國初有禁

### 隸巾

南京各部皂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皂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 易字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阡伯等字相傳始於國初  
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  
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經書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  
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  
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  
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  
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老臣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  
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 上默然翌  
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  
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莘野纂聞

吳郡伍餘福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  
虎嘯令人驚恠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  
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  
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  
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其室老  
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



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澌或有事輒涉水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鐸據寧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爲內應而寧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僞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寘鐸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鐸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愒善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鐸死仍加瑾以



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臣等悉就顯戮

蘭谿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同邑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鍾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鍾氏知之點檢殉葬儀衛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懵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

十有五衆皆流涕部使者爲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葉湘屍諫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沉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卽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葦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



幸野集聞  
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附以  
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卽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  
卒抵罪予友間起山爲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 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 內閣  
有 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 憲考  
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  
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  
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  
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  
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  
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  
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而  
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吾蘓陳僖敏公鑑韓都御史雍竝爲郡上弟子員時  
官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  
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  
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爲顯官皆  
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良  
可忽哉

楊尚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徒彌衆楊士奇  
自廬陵來邂逅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  
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  
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  
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  
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  
郎進尚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  
慮以驢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  
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  
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恠也嗚呼豈天之於作  
善者食其報耶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莫吳城卧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毘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謀報者日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日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



幸野纂聞  
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料  
所著數書千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鬢頭

尹鬢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  
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  
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  
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答惟  
曰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  
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  
悉皆風靡 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  
秋八月吾鄉水村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  
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稅駕棄馬而舟  
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  
風雨猝至賊衆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  
亾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  
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



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衆於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駒陰冗記

古番闌莊

壽愷堂

胡忠安公澗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竝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愷一時以為異

二屠通譜

鄞太宰屠公瀟掌銓曹時平湖屠公勲亦掌南銓二屠源流莫考朝紳以其一時竝掌兩京冢部聯輝競



貴遂爲通譜二家子姓貴盛望於兩浙蓋近時鮮儼  
云

詩規性急

定海沃太守泮性褊急宦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  
越嘗爲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  
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  
能用晚年家居猶指摘大臣過失訐奏坐戍榆林窮  
苦特甚久之宥還

善對臧歿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歿獄忽誦句云水上凍  
水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歿敢對  
公曰汝能對貸汝歿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  
日公撫掌稱善果爲臧歿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  
雲雲騰雨致更爲順但見日意於囚爲當耳

塵勞詩

吾饒有省祭官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碌碌  
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睡時閑誰知夢裏猶辛苦千  
里家山一夜還



鄭唐恢謔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恢謔黜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克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繆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爲州長

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尼嫁士人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爲詩贈之曰短髮鬢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痛快爲尼者誦此亦增一報云

畫菊詩

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



畏愀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  
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  
云

陳公真率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  
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  
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古今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  
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  
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  
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民  
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  
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戶一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  
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  
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  
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九百六



馬階外記 一  
四  
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  
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  
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二百四  
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  
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  
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  
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  
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  
極盛也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

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  
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  
百五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  
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  
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  
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世祖  
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  
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  
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



我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夢中二恨

張東海先生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蚤歿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賀醫間欽曰此何足恨也使遷遲歿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貴勢利而羞貧賤等病能免之乎古人賢親炙東坡見二程尚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信之乎此確論也

南宮試士倡和錄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之士就教職試禮部者一百人時六月壬寅也是日雨尚書桂洲夏公言爲詩一律云涼雨堦前老鶴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鑿



馬陸外記  
盡分明 聖朝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侍郎  
未齋顧公擢臣甘泉湛公若水吏部尚書誠齋汪公  
鉉和焉夏公命諸生皆和諸生各以詩進公諭曰子  
輩雖以貢來實無異於科甲故吾詩中秋風桂闕飛  
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道其實也子輩勉之蓋自禮  
部考試以來未有以詩慰勉諸生者諸生亦未有人  
能和者今日亦一奇事也盍相與傳之名之曰南  
宮試士倡和錄遂合貲授之梓時傳播甚廣初六部  
及翰林諸公俱有和欲竝入梓夏公謂恐漫衍止取

本部及諸生之作者示師生之義也取誠齋公之作  
者以諸生入銓選亦門下士也

### 戒子詩

有張總戎者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  
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  
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  
搏沙寄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 止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秦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



馬路分言  
曰吾寧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  
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  
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  
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  
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  
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  
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

土地夫人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  
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  
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  
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  
惟喜土地嗔旣基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  
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仕途相遇

莆田楊汝惠先生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  
同抱出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  
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辛卯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



論時年六十餘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  
試獲中式仕途相遇之戲其偶徵乎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  
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伴  
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  
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  
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  
語人曰吾幾悟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

思歸詩

閩寧德崔用吉昌知河源縣甫三年求歸作詩曰此  
心元不爲官縻當道云胡不允辭貪餌遊魚隨釣去  
知還倦鳥傍巢飛除覓幸喜韜戈甲拯溺還須緩繯  
絲幾度欲歸歸未得故園松菊繫遐思尋以憂歸不  
起林居二十年未嘗以私干人時頗稱之



客座新聞

東吳沈周

鷄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旣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恠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衡岳松桂之勝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  
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  
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佳境宜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  
更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

陸孟昭好客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  
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  
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佳釀美酒不惜所費一日  
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之

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  
工孟昭已擢福建叅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  
白水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

夏友諒詩識

國初崑山夏友諒仲益生七齡夜讀書有感云更殘  
燭短可微吟周孔遺書海樣深三嘆聖賢無復見只  
存糟粕在人心友諒自少藻思橫發下筆千言年僅  
十九而沒豈更殘燭短之識乎

關西李兆先嘲父



容座新聞  
父子之間古云不責善然亦有可取者少師西涯李公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游俠無度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街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爲笑談

邊軍勞苦

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鐵盔鐵腦蓋重七斤頓頂護心鐵脇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朶重三斤箭筒

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余聞之征人因偶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外軍身挾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之頓頂掩遮以五論唯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朶二四均精工精鐵始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包酒袋烟烘麵得飲馬渴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誓與羯胡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



將錢買貨事游蕩有眼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却不  
信亦莫感愧 朝廷恩

虜人易足

達子最貧得一肉必以熟合家大小傳割一瓣啖餘  
之骨仍傳與老者用刀割其壙屑以此爲飽至晚却  
吃酪彈子以羊馬駱晒乾爲之味酸能生液可厭渴  
亦止饑如此而已其腸細平生無撐腸之飽故易足  
也

桑民憚嘲富翁

弘治中常熟桑民憚通判嘗過富家見其碌碌置田  
產戲爲口號遺之曰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  
等待轉膠過來三四年挑在檐頭無人賣近年民家  
有田二三百畝者官司便報作糧長解戶馬頭百畝  
上下亦有他差致被陪贖不繼以田典當輸納再不  
敷者必至監追限期比較往往瘦死者有之往年田  
畝值銀數兩今畝止一二兩人尚不願售者其低窪  
官田願給與人承種辦糧不用價人尚有不欲受者  
其奈 朝廷一應供需歲增月益皆取於民民必取



之以奉上下賴以資身今民不堪命以致傷生破業  
民憚之言雖曰嘲之切中時病嗚呼惜哉

胡忠安公格言

毘陵白司寇昂爲進士時往候鄉先達大宗伯胡忠  
安公譚間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荆棘  
白公嘗對人稱忠安斯言吾服膺拳拳終身享之不  
盡豈非名言也哉

顧成章俚語

常熟顧成章者善戲謔能以俚語爲詩極有思致謔  
之令人絕倒然亦以此薄德甚至嘲人過失數受歐  
亦不經意談笑自若所詠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  
者云姑姑嫂嫂會蓋糟日日蓋糟要八刀拆散一雙  
生鴨對分聞十隻小鷄逃換灰荳亦論顆數博糞油  
還逐滴據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都把火來燒又詠  
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塵糟拖破鞋囉乖像甚細  
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喫背上馱拿着處捱間壁借盞  
常討樸對門兜火不擔柴除灰換糞常拖拽扯住油  
瓶撮撮篩此等語皆吳鄉音奏合者其機巧可知若



移此以學作詩當有過人之性錄之以示薄德子弟  
惜其錯用心也

航船詩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  
街渾身著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撮梭下堰  
來夜深相竝處爾籠我儂開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卽愈

前輩風致

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  
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  
將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侑此詩一  
時傳者爲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  
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翰林清逸

長沙李西涯學士東陽居翰林時會失朝有罰翰林  
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失早朝所謂



清逸無他事也西涯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炭貴  
人身上不曾饒一座閑然

盛允高宏達

郡人盛杲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爲某處  
典史未幾陞某處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爲詩曰  
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  
命一度遷移一度閑甚有怨而不怒之意

史臣直筆

四明陳子經元季僑居長洲博學善屬文嘗看通鑑

續編大書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還未輟筆忽迅雷  
擊其案先生端坐不懼曰霆雖擊吾手終不爲之改  
易也書成行於世

白眉神

教坊妓者以術魘子弟必供奉白眉神朝夕禱之子  
弟往來不絕至朔望日用手帕異針刺神面謂子弟  
好猾打乖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將墜於地令拾  
之則子弟心悅誠服而不他之矣

翰林戲語



客居新出  
臨川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  
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不入館遂至不起翰  
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  
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爲之闕  
然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朝士相軋

予聞吾鄉吳原塋云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  
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  
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之絕

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  
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其  
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面白  
齒人皆嘲爲象奴云

前輩風韻

崑山葉文莊公盛爲禮侍轉吏侍禮書桐廬姚公夔  
治宴於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宴葉公公謝曰何  
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公  
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盃獻于



姚公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文莊處事之善如此  
詩刺貪徒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塋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  
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翰林諺嘲

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

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入太學復夢土神賀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暗加錢字邢甚  
啣之

犬肉治瘴

洞庭賀澤民元忠爲雲南按察副使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其亟土人一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盃卽去溺溲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



詩戲宦官

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寧時  
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  
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  
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  
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枝山前聞

長洲祝允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  
草莽臣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默  
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  
顛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瞻給優厚所  
轄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  
較常膳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饑寒亂性諸



武舞執干盾之屬後易褚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機之暇畱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羲和惟天陰  
隲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  
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  
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  
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

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前  
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日  
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  
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  
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  
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  
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



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居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制度

今士庶所載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郎



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  
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擬  
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  
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  
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  
緣維禎與手按也

### 輿地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  
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  
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  
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洛水  
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  
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隱君  
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  
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



整理之擊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真孝矣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 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旣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

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



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  
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  
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  
政也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 玉音洪亮抑揚殊  
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  
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 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  
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謫  
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久矣急欲  
椒遂私發而用之旣自覺深咎口豈吾平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  
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  
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



州者爲謬也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爲弄按南史蕭詵按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弑之不度集韻厦也屏也又作屏蓋卽今稱耳字書又出街字倍呼弄唐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爲人如蘓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爲人如朱考亭則蒙稚莫不知晦菴猥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

實稱者固多矣自餘閭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尊俎餘功

闕名

恬退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  
聞時有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爲樂府命小童歌之歌  
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閩者率先加  
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  
委曲徇其意

異笛

樽俎餘功



尊建節功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鑿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 黃冊

天下府州縣黃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爲里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不任役者帶官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畸零

### 歲運

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馬驢騾匹二十萬一千一百

### 金剛鑽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鷄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僞于炭火中燒紅入醞醋中浸之假者踈



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  
內搗之響者是也

續史記

張湯傳贊淳曰班固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  
馬門受認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畧  
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  
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

並慕其名



漱石閒談

闕名

稀差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魚鳥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漱石閒談



時蠱

十二時蠱出南海若大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籬籬上墜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蟲

中和節

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之和唐德宗時李泌置

遊月宮

明皇中秋夜羅公遠擲杖化爲銀橋請遊月宮見廣

寒庭女群仙舞問是何曲曰霓裳羽衣帝記其聲回遂製其曲舞



平江記事

元 高德基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  
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  
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  
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  
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  
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吳人自相呼爲馱子又謂之蘇州馱每歲除夕群兒



繞街呼叫云賣癡獸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獸見賣  
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獸兒輩戲謔之故  
耳

元貞初升崑山縣爲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  
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  
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  
鼠郎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  
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

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  
會以文爲諠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  
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  
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  
如命公曰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又一字有四  
個十字一個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  
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